李白
八之九
歌吟
贈

歌吟〻共十二〻
贈〻

李白卷八之九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八

歌吟 五十三首

秋浦歌十七首

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齊賢曰】唐志武德四年析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秋浦【士贇曰】沿革志秋浦隋縣名唐置池州池陽記曰秋浦帶郡城南連驛道爲舟楫之路曹植詩中野何蕭條古詩蕭蕭愁殺人客愁不可度行上東大樓正西望長安下見江水流【齊賢曰】譚子新論曰人有聞長安之樂則出門西向而笑【士贇曰】王粲詩回首望長安寄言向江水汝意憶儂不遙傳一掬淚爲我達揚州【齊賢曰】吳人以我爲儂【士贇曰】詩云終朝采綠不盈一掬註云兩手曰掬韻釋在手曰匊匊亦作指

其二

秋浦猿夜愁黃山堪白頭清溪非隴水翻作斷腸流【齊賢曰】九域志池州貴池縣有清溪鎮浮丘公與黃帝遊黃山駐天都峯今有浮丘仙壇【士贇曰】圖經黃山舊名黟山在歙縣西北百二十八里宣州太平縣南三十里高千一百八十仞郡志其山有摩天戛日之高亘歙池饒等州並是此山之支脉山有水源三十六溪其一為浙江之源清溪在池州盛約記云清溪南來九華東引與流環繞沃野弥望隴水尋見一卷愁陽春賦註胡兆秋浦志序曰九華玉松清溪秋浦玉鑑之潭水東之嶺成紀白苛之陂太白樂天牧之論文垂翁問山弄水登覽遐躅隱然在人耳目山川風物清和平曠欲去不得去薄遊成久遊何年是歸日雨淚下孤舟【士贇曰】孫綽子曰或問賢誰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乎將薄遊於朝乎謝眺詩薄遊第從告思

閑顧能歸顔延年詩曰爲文遊容憂念坐日殺

其三

秋浦錦駝鳥人間天上稀山雞羞淥水不敢照毛衣【補注曰】虞衡志南中有一錦鷄一名金雞形如小雞項紫毛金色身紅黃相間極有文彩目微白湖南北亦有之意錦駝即此類也博物志山雞有美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補注曰】唐書突厥頡發曰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此形容錦駝鳥之美山雞之所不如也

其四

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猿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補注曰】左思詩星星白髮生於鬢垂

其五

秋浦多白猿超騰若飛雪牽引條上兒飲弄水中月齊賢曰蜀都賦猿狖超騰而競捷士贇曰吳都賦猿父哀吟㹙子長嘯狖鼯果然騰踔飛超莊子肌膚若冰雪

其六

愁作秋浦客強看秋浦花山川如剡縣風日似長沙齊賢曰九域志越州東南二百八十里有剡縣王子猷在山陰雪夜憶戴安道在剡便乘船訪之至門而返世說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霧蔚潭州長沙郡治長沙縣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西岸有麓山其下有精舍左右林嶺迴環泉澗傍有磐石每至嚴冬其水不停霜雪

其七

醉上山公馬寒歌甯戚牛空吟白石爛淚滿黑貂裘【晉賢曰】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士贇曰】山簡事見五卷註甯戚歌事見四卷鞠歌行註

其八

秋浦千重嶺水車嶺最奇天傾欲墮石水拂寄生枝【晉賢曰】列子天傾西北漢蔡邕曰欲墮不墮遇王果張衡詩桑末寄夫根生兮弃既酈而已毓註根生謂寄生也本草桑上寄生一名寄屑【士贇曰】秋浦志李元方嘗刻碑於有待巖謂齊山大小泉凡十一而半巖爲勝秋浦千重嶺而水車嶺爲最奇巖壁之號十五而有待爲大壑之號九而上清爲最洞之號十四而晉虬爲奇又有洞王日半巖日寄隱日子昭日妙

奉日翠微翠微特高尤宜登眺則知太白之詩爲紀實宋詩人郭詳正嘗追和秋浦歌亦稱此日萬丈氷車嶺還如九疊屏北風來不斷六月亦生氷寄生技見六卷註

其九

江祖一片石青天掃畫屏題詩留萬古綠字錦苔生 下云江祖出魚梁即北江祖朝野僉載曰梁庾信至北方曰惟韓山一片石可共語 劉孝標廣絶交論歷萬古而一遇

其十

千千石楠樹萬萬女貞林山山白鷺滿澗澗白猿吟君莫向秋浦猿聲碎客心 尸子曰土積則生楩楠豫章陶隱居云石楠葉如枇杷上林賦豫章女貞張揖曰女貞木葉冬不落 漢書趙后

傳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

其十一

邏人橫鳥道江祖出魚梁水急客舟疾山花拂面香 齊賢曰 晉羊祜屯襄陽滅戍邏之平 士贇 ○新安郡志自睦州淸溪縣界至歙州皆鳥道縈紆晉書陶侃母傳侃少爲尋陽吏嘗監魚梁

其十二

水如一匹練此地即平天耐可乘明月看花上酒船 士贇曰 家語顏回望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此用其字壇經曰陳大仙謂六祖曰若要結塔只願平天不願平地祖云我只平天我不平地

其十三

淥水淨素月月明白鷺飛郎聽採菱女一道夜歌歸

齊賢曰 古詩素月流天毛詩曰鷺于飛吳都賦或謳淥水而采菱淮南子歌採菱發陽阿也 士贇曰 何晏景福殿賦淥水浩浩楚辭涉江採菱發陽阿謝靈運詩採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

其十四

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赧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

齊賢曰 此言方士煉丹爐火熾然照曜天地時有紅星紛起於紫煙之中赧亦赧而愧赤乃赧反猶言愧汝明月之夜歌曲之聲振動寒川也 士贇曰 劉向列仙傳贊紫煙成蓋或日赧郎吳音也歌者助語之辭爐火恐只謂人之火予見以爲煉丹之火恐非是

其十五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

秋霜【士贇曰】此詩瓣形沈跡之人多致疑三千丈之語蓋詩人遣興之辭極其形容耳觀者當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可也第二句云緣愁似个長意亦可見後聯云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活活脫脫真作家手段也

其十六

秋浦田舍翁採魚水中宿妻子張白鷳結罝映

深竹【齊賢曰】宋武帝紀大明中孝武壞高祖所居陰室起玉燭與羣臣觀之牀頭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帝儉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爲過矣西京雜記閩越王獻高帝白鷳黑鷳各一隻疑其罕見令湖南多有之【士贇曰】唐書太宗怒魏徵曰會須殺此田舍翁謂農父也釋文白鷳形似雉白花紋而尾長班固西都賦曰招白鷳詩蕭蕭兔罝

註曰兎網曰罝此乃刺時之詩謂夫妻罔利於水陸之間生意盡矣寄興深遠觀者留意毋忽

其十七

挑波一步地了了語聲聞闇與山僧別低頭禮白雲【齊賢曰】漢食貨志六尺爲步【士贇曰】陶隱居詩山中多白雲

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

峩眉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南溟連【齊賢曰】九域志循州有博羅山浮海而來博著羅山故名廣州亦云有羅浮山【士贇曰】峩眉山見前三卷詩註列子西極之國漢書天馬歌天馬來從西極雲笈七籤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洞周迴五百里名朱明耀真之天是蓬萊之一島也先時洪水浮海而來泊於羅山二山相合故曰羅浮山即抱朴子葛洪煉丹得道處在惠州博羅縣莊子南溟者天池也名公繹思揮彩筆

驅山走海置眼前滿堂空翠如可掃赤城霞氣
蒼梧煙【齊賢曰】孔靈符會稽記赤城山色皆赤狀似雲霞懸溜千仞謂之瀑布天台賦赤城霞起而建標九嶷山一名蒼梧山在道州寧遠南六十里【士贇曰】雲笈七籤天台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洞周回五百里名上清玉平之天即一桐栢真人所理葛玄仙翁煉丹得道處上應台宿故名天台在台州天台縣記擅弓舜葬於蒼梧之野傳以爲南越地今屬廣西梧州蒼梧縣也洞庭瀟湘意渺綿三江七澤情洄沿驚濤
洶湧向何處孤舟一去迷歸年征帆不動亦不
旋飄如隨風落天邊心搖目斷興難盡幾時可
到三山巔【齊賢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註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既入致定爲震澤子虛賦楚有七澤毛萇曰逆流而上曰遡洄孔安國書傳順流而下曰泝【士贇曰】長沙

志洞庭之水諸爲七百里月尽出入其中圖經
蕭水去零陵縣三十步源出九疑山至来興湘
水合湘水在零陵北十五里共源自全來來興
蕭水合二水合流謂之蕭湘瀟湘者水清深之
名也羅含湘中記湘水至清深玉六文下見底
了了石子如摴蒱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郭
璞山海經註巴陵縣有洞庭波江湘沅水皆共
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也顔延年詩三湘論洞庭
七澤藹荊牧謝靈運詩水淺盡泥沄潘岳詩辭
流隨風飄左傳心搖搖如縣旌晉王子猷日興
盡而反三山指
海中三神山也西峯崢嶸噴流泉橫石蹙水波
潺湲東匡含沓藹輕霧深林雜樹空芊綿此中
冥昧失晝夜隱几寂聽無鳴蟬楚辭下
崢嶸而無地又
觀流水之潺湲謝靈運詩石橫水分流又石淺
水潺湲漢息夫躬傳征夫鴻誅於東匡芊綿字
見一卷註周易註谿於
賓昧莊子曰隱几而卧長松之下列羽客對坐

不語南昌僊南昌僊人趙夫子妙年歷落青雲士訟庭無事羅衆賓杳然如在丹青裏五色粉圖安足珍真僊可以全吾身【齊賢曰】天台賦藉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又曰仍羽人於丹丘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梅福爲南昌尉後棄官歸壽春王莽專政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趙炎爲少府故比於福世說周伯仁嘗道桓茂倫曰嶔崟歷落可笑人也【士贇曰】青雲士見二卷註史東方朔傳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齊賢曰】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左傳叔向拂衣從之【士贇曰】謝靈運詩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武陵桃源事並見二卷註

永王東巡歌十一首 按此詩止當十首第九首乃僞贗之

作【[illegible]曰】末王璘少失母肅宗自養
視之長聰敏好學貌陋甚不能正視
既封領荊州大都督安祿山反帝至
扶風詔璘即日赴鎮俄又領山南江
西嶺南黔中四道節度使少府監竇
昭爲副璘至江陵募士得數萬補署
郎官御史時江淮租賦鉅億萬在所
山委璘生宮中於事不通號見富且
強遂有窺江左意肅宗聞之詔璘還
覲上皇于蜀璘不從其子襄成王偒
剛鷙之謀亦樂亂勸璘取金陵即引
舟師東下甲士五千趍廣陵以渾惟
明李廣琛高仙琦爲將然未敢顯言
取江左也會吳郡採訪使李希言平
牒璘璘因發怒曰寡人上皇子皇帝
弟地尊禮絕今希言乃平牒抗威落
筆署字何耶乃使惟明襲希言而令
廣琛趍廣陵攻採訪使李成式璘至
當塗希言已屯丹陽遣將元景擢等
拒戰不勝降於璘江淮震動明年肅

宗遣宦者啖廷琚等與成式謀招諭之時河南招討判官李銑在廣陵有兵千餘廷琚邀銑屯揚子成式又遣裴戎以廣陵卒三千戍伊婁埭張旗幟大閱士璘與偒登陴望之有懼色廣琛知事不集謂諸將曰與公等從王豈欲反邪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總江淮銳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挂叛逆如後世何衆許諾遂割臂盟於是推明奔江寧馮季康奔白沙廣琛以兵六千奔廣陵璘使騎追躡之廣琛曰我德王故不敢決戰逃命歸國耳君逼我我且決死追者止乃免是夜銑陣江北夜然束葦人執二炬影亂水中覘者以倍告璘軍亦舉火應之璘疑王師已濟挈兒女及麾下遁去遲明覺其紿復入城具舟楫使偒驅衆趍晉陵諜者告曰王走矣成式以兵進先鋒至新豐陵使偒仙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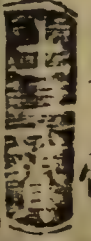
逆擊之銳合勢張左右翼射傷中官軍遂敗仙琦與璘奔鄱陽司馬閉城拒璘怒焚城入之收庫兵掠餘干將南走嶺外皇甫侁兵追及之戰大庾嶺璘中矢被執侁殺之暢爲亂兵所害仙琦逃去璘未敗時上皇下詔降爲庶人徙置房陵及死侁送妻子至蜀上皇哀悼久之肅宗以少所自鞠不宣其罪謂左右曰皇甫侁執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殺之何耶由是不復用薛鏐等皆伏誅子僙爲餘姚王偵莒國公僙鄖國公伶儀並國子祭酒

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樓船一舉風波靜江漢翻爲鴈鶩池【補註】唐史元宗郭順儀生永王璘通鑑天寶十五載七月甲子太子卽位于靈武改元至德丁卯上皇制以璘爲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四道節度使十一月璘至江陵十二月甲辰璘擅引舟師東巡太白時臥盧山璘迫致之

賊敗丹陽太白奔亡至宿松[illegible]林燕語節度使旌節門旗二龍虎旌一節一纛槍一豹尾二凡八物史記舡上建樓白樓船漢有樓船將軍【士贇曰】詩棫樸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箋云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周禮春官司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尒雅釋名熊虎爲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如龍虎也西京記武帝昆明池習水戰中有戈船樓數百艘此詠永王出師首篇表之以天子遙分龍虎旗者夫子作春秋書王之意也太白忠君之心於此可見百世之下未有發明之者故書于此江漢翻爲鴈鶩池皆但形容上句鴈鶩且安跡於江漢其靜可知而揚子見乃引吳元濟鵝池爲註事非矣今刪去

其二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齊賢曰】九域志鄭州洛郡縣有三川鎮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戰國策三川周室天下之朝

市此洛陽之三川也時祿山據洛陽陷長安北
虜即祿山也天文志死人如亂麻晉書光熙元
年十一月惠帝崩皇大弟熾立是爲懷帝明年
改元永嘉七月以平東將軍琅琊王睿爲安東
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鎭建鄴二年
劉元海僭號於平陽稱漢四年元海死子和嗣
弟聰弑和自立五年六月劉曜入京師百官士
庶死者三萬餘人帝蒙塵于平陽七年正月聰
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
帝遂遇弑自洛陽傾覆豫州刺史閻鼎挾秦王
鄴自死趍長安六年九月奉爲皇太子承制選
置改元建興懷帝崩問至即位遣劉蜀拜琅琊
王睿爲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陜東諸軍事改建
鄴爲建康四年八月劉曜逼京師十一月帝送
歲於曜乘羊車出降蒙塵於平陽五年十一月
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
觀之故老或歔欷流涕後大會使帝行酒洗爵
反以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
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十一月帝
遇弑明年三月凶問至琅琊王即皇帝位

【圖】史秦滅二周置三川郡漢武五子贊秦始皇即位三十七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永嘉晉懷帝年號時五胡亂華劉聰稱帝於平陽五年劉曜王弥陷京師懷帝蒙塵於平陽中原衣冠之族並南奔避亂於江左

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

【齊賢曰】謝安未仕時盤桓東山孝武拜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三燕國諸軍事八年苻堅入寇戎卒六十萬騎二十萬九月至項城安以弟石爲大都督玄爲前鋒督與其子謝琰桓伊等將兵八千分拒之苻融克壽陽堅留大軍項城引輕騎八千就融遣朱序說石等序私謂石等曰若百萬衆盡至誠難爲敵今乘未集宜速擊之石等從序言十一月玄遣劉牢之率五千騎趍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待之牢之直渡擊破之斬成分兵斷其歸路秦步騎赴淮水死者萬五千秦逼淝水爲陣謝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若移陣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堅遂麾兵却兵退

不可止玄琰桓伊等渡水擊之融馳騎率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餘兵遂潰玄等追至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踏藉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死者十七八復取壽春文選詩談笑却秦軍【士贇曰】謂安高臥東山事見七卷註漢書匈奴傳嚴尤曰胡地沙鹵多乏水草晉書謝安傳時苻堅率衆百萬次下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客圍碁賭別墅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以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鎭物如此

其三

雷鼓嘈嘈喧武昌雲旗獵獵過尋陽【齊賢曰】廣鄂州江夏郡有武昌縣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鄭

司農謂雷鼓雷鼓六面晋東海流波之山有獸其音如雷命之爲夔黃帝得之以作鼓撅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周司常熊虎爲旗師都建旗大司馬軍吏載旗考工記熊旗六斿以象伐則旗初不以雲爲章也而云尒亦猶虹旌霓旌取其高而已猨猱飛動貌江州尋陽郡武昌至尋陽七百里【士贇曰】周禮春官大司樂靁鼓靁鼗禮文禮張衡東都賦雲旗拂霓圖經武昌即今鄂州初吳孫權自公安徙治鄂更名曰武昌陸機詩殯宮何嘈嘈王文考魯靈光發賦耳嘈嘈以失听埤倉曰嘈嘈衆聲也鮑照詩猨猱曉風遒盧山記江州郡本大江之北尋水之陽故曰尋陽

秋毫不犯三吳悅春日遥看五色光

史記項伯入見沛公公曰吾入關秋毫【齊賢曰】不敢有所近晉書温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余嘗攷之吳王夫差都姑蘇吳王濞都廣陵孫權都建鄴是謂三吳【士贇曰】漢高祖紀秋毫無所敢取通監晉穆帝紀慕容恪軍令嚴明秋毫不犯漢高帝紀望其氣皆爲龍成五

色史記正義曰京房易兆曰何以知賢人隱顏師古曰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梁簡文帝詩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

其四

龍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春風試暖昭陽殿明月還過鳷鵲樓齊賢曰諸葛亮曰秣陵地形鍾阜龍蟠石城虎踞謝玄暉詩金陵帝王州楚辭帝子降兮北渚西都賦曰昭陽特盛漢書註鳷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謝玄暉詩金波麗鳷鵲士贇曰金陵事見七卷上林賦過鳷鵲望露寒張揖曰昭陽鳷鵲樓殿名皆在長安此四句詩意是諷永王謂金陵亦古帝都今為丘墟王其訪此當獻景而思昭陽鳷鵲之在長安者風月亦無人管領也黍離之悲藹然見於言外

其五

二帝巡遊俱未廻五陵松栢使人哀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齊賢曰二帝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俱未回長安也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古詩古墓犂爲田松栢摧爲薪河南洛陽也時祿山據洛陽士贇曰五陵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之陵寢也張孟陽詩北望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古詩綿綿思遠道此詩白欲諷永王爲勤王赴難之舉如本傳中所載廣琛等語是也詩以抒下情而通諷諭太白有之矣

其六

丹陽北固是吳關畫出樓臺雲水間千巖烽火連滄海兩岸旌旗繞碧山齊賢曰大平州有丹陽鎮潤州今爲鎮江府東南六十四里有丹陽縣京口記云回嶺入江懸水峻壁北望海口實爲壯觀因曰北固於

此號北固山【士贇曰】括地志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即今鎭江府圖經丹陽山古雲陽縣也秦時亦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天寶初號丹陽非晉漢之丹陽也漢丹陽郡治宛陵晉丹陽郡治秣陵山多赤柳故名北固山在鎭江府北一里迴嶺下臨長江其勢險固即府治所據及甘露寺基建康實録梁武帝幸京口登北固樓遂改名北顧輿地志北固樓在北固山上天色晴明望見廣陵城如靑霄中鳥道相去五十里今有望海樓在府治宋蔡襄經此題曰望海樓城中最高處旁視甘露金山如屛障中畫出信江南之絶致也後改曰連滄觀是又摘太白詩語而名之太白之詩信紀實之作也

其七

王出三山按五湖樓船跨海次陪都【齊賢曰】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蠡豫章江爲南江岷江爲中江漢江爲北江同入彭蠡入于海震澤一名大湖一

名五洲在蘇州吳江縣東應劭曰舡上施樓故爲樓舡楊州廣陵郡漢之江都東至泰州九十里泰州東至海百七里以其近海曰跨海易師左次無咎左傳過信爲次[illegible]圖經三山在上元縣西南四十五里謝玄暉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晉王濬樓舡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卽此處曰經謂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蠡善長謂長塘湖上湖鬲湖與大湖而五韋昭云胥湖蠡湖洮湖鬲湖就大湖而五虞仲翔云太湖之水通五道謂之五湖建康志序云望鎮江淮以爲陪都

戰艦森森羅虎士征帆一一引龍駒[illegible]禮記虎賁之士[illegible]通鑑梁徐温曰金陵形勝戰艦所聚

其八

長風掛席勢難迴海動山傾古月摧[illegible]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謝靈運詩掛席拾海月[illegible]陸機詩長風萬里擧海賦掛帆席漢書董卓傳

圖山傾海

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龍驤出峽來晉

咸熙五年吳龍驤將軍王濬下巴蜀泉凡二十餘萬史秦紀浮江下觀籍柯渡海詣晉書王濬為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舡艦濬乃作大舡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又盡鷁首怪獸於舡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拜濬為龍驤將軍於是統兵順流鼓棹經造三山孫皓遂降於濬

其九上賛合十一篇而觀此篇用亭非倫句調鄙俗别是一格僞贋無疑識者必能辨之

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尋陽空射蛟我王樓艦輕秦漢却似文皇欲渡遼齊地紀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漢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登灊天柱山自尋

陽浮江觀則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樅陽江州舟蛟浦上積水相傳漢武教樓船於此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稱天皇而未嘗渡遼渡遼乃文皇也杏則上古天皇氏曾渡遼乎博洽者更考之【士贇曰】史秦始皇帝紀今年祖龍死蘇林註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又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按天皇當作文皇蓋高宗稱天皇未嘗伐遼按唐史太宗文皇帝嘗親征遼東帝渡遼水身到城下城潰以其地爲遼州

其十二

帝寵賢王入楚關掃清江漢始應還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齊賢曰】張景陽雜詩朝登魯陽關註度仲雍荊州記曰其北有四關魯陽伊闕之屬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漢南郡今江陵府有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荊州藪江夏郡志西陵縣有雲夢澤亦王也江陵則雲夢言江陵也史記諸侯朝

天子於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邸漢書代王入代
邸諸侯王朱户故曰朱邸謝玄暉詩黄旗映朱
邸王逸楚辭序曰招隱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
[illegible]曰史夏紀江漢朝宗于海註正義曰指地
志云江水源出岷山南流至益州即東南流入
蜀至瀘州東流經三峽過荊州與漢水合漢水
源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嶓冢山又雲夢土
爲治註引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平
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索隱曰按雲土
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
知者據左傳云昭王寢於雲中又楚子田於江
南之夢則是二澤名各別也韋昭曰雲土今爲
縣屬江夏南郡華容今按地理志云江夏有雲
杜縣是也漢書傳淮南王安爲人好書招致賓
客數千人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
篇章分其人以類相次或稱大山或稱小山
猶詩有大
雅小雅也

其十一

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 齊賢曰晉明帝有七寶鞭瓊筵見上洛陽在北江漢在南南風起則胡塵掃矣晉書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日邊來 士贇曰左傳南風不競楚師敗績晉書明帝紀帝幼而聰哲元帝所寵異數歲常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後人因之謂帝所爲日邊宋蔡寬夫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爲辯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旆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舡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爲亂者哉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之句

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士贇曰 按唐書玄宗紀天寶十五載六月己亥祿山陷京師七月庚辰次蜀郡八月癸巳皇太子即皇帝位于靈武十二月丁未上皇天帝至自蜀郡大赦以蜀郡為南京

胡塵輕拂建章臺聖主西巡蜀道來劍壁門高五千尺石為樓閣九天開

齊賢曰 史記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日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十二月陷東京明年陷潼關天子西幸祿山遂陷京師九天言高

出九天之上士贇曰三輔故事建章宮在長安中劍門事見一卷註

其二

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綉秦川得及此間無齊賢曰天問曰九天之際安放安屬王逸註東方皥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成天西北幽天北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蜀都賦既麗且崇實號成都漢書武帝起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士贇曰圖經成都即古之蜀郡唐改為益州摠管府又改益州為蜀郡明皇幸蜀駐蹕成都及還京改蜀郡為成都府西都賦張千門而立萬戶

其三

華陽春樹號新豐行入新都若舊宮柳色未饒

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紅 齊賢曰 漢州唐爲德陽郡德陽縣去州百五十里鹿頭關在焉唐志至德二載以成都府爲南京 士贇曰 揚雄益州箴云華陽西極黑水南流今成都治成都華陽兩縣新豐事見三卷註乃漢高帝聖孝養志之事時肅宗即位於靈武尊明皇爲太上皇故用此事也秦地指長安上陽宮名在長安中上陽一曰上林

其四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 齊賢曰 九域志笮橋江水亦名濯錦江俗云以此水濯錦則鮮明蜀都賦包玉壘而爲宇劉淵林註玉壘山名湔水出焉在成都西北 士贇曰 行路難古樂府名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以喻天子之六飛也行幸字義見漢書天迴地轉見一卷註華陽志錦江橋之水濯錦則鮮明謂水貫長安城中事見二卷註圖經玉壘山在茂

州汶川縣東四里及永康軍導江縣西北二十里漢地理志湔水所出

其五

萬國同風共一時錦江何謝曲江池【齊賢曰】晉六合同漢風西京雜記武帝於曲江頭大營亭館以爲燕賞之地李肇國史補進士旣捷大宴於曲江亭上【士贇曰】按劇談錄曲江本秦時隑州隑即碕字巨依切唐開元中疏鑿爲勝景南即紫雲樓芙蓉苑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列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石鏡更名天上月後宮親得照娥眉【齊賢曰】詩云螓首蛾眉【士贇曰】華陽志石鏡在武擔山山在城北二百步一名武都山蜀記云武都山精化爲女子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而死王遣五丁於武都山擔土爲冢蓋曰武擔今山有石照表其門焉

其六

濯錦清江萬里流雲帆龍舸下揚州北地雖誇上林苑南京還有散花樓【齊賢曰】杜甫宅在成都府萬里橋西百花潭北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自此始因得名江自岷山經成都下三峽東至揚州揚子縣爲揚子江長安有上林苑成都志宣華苑子城上有散花樓隋蜀王秀所立【士贇曰】劉光祖萬里橋記云孔明於此送吳使張温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阮籍詩濯足萬里流南京見題註散花樓在錦城之上太白別有詩詠之

其七

錦水東流繞錦城星橋北掛象天星【齊賢曰】錦江橋秦相張儀所作以虹橋跨水彩畫相鮮恍若天外華陽志李冰造七星橋上應七星【士贇曰】華陽志蜀郡名錦城蜀記云七星橋蜀太守李冰造上應七星李膺記一長星橋今名萬里二負星橋

今名安樂三機星橋今名建昌四夷星橋今名
笮橋五尾星橋今名禪尼六沖星橋今名永平
七曲星橋今名升仙橋

四海此中朝聖主峩眉山下列仙庭

齊賢曰按峩眉縣大峩山之顛一名勝峯佛書以爲普賢大士所居常有光相現小峯有普賢閣背倚白雲峯餘廿七峯拱環之茂真尊者舊庵在峯下其旁一峯號呼而應孫思邈所往来傳云茂真與孫常相呼而應故以名大峩絕頂有七寶巖巖下六廿里華山間有白水寺寺前雙溪入林數十步合爲一溪既出巖竇又散爲寶現溪葉三藏自西域歸過溪見那石子闘攬得其一今藏黑水寺石上有二自端正透底溪以此得名曰熖其石常五色光相

士贇曰圓經大峩山中峩山小峩山並在嘉州峩眉縣南大峩山兩山相對如蛾眉山記云其山周匝千里有石龕百一廿二大洞廿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中峩山有葛仙洞小峩山有季仙祠是爲三峩

其八

秦開蜀道置金牛漢水元通星漢流天子一行遺聖跡錦城長作帝王州

漢水源出嶓冢山東至漢中爲漢水謝玄暉詩曰金陵帝王州一行僧也唐史載玄宗幸蜀至成都過此問橋名左右對曰萬里橋上因嘆曰開元末僧一行謂朕曰更二十年國有難聖下當遠遊至萬里之外此是也由是駐蹕成都一行讖之明皇實之故曰天子與一行遺此聖跡也

其九

水綠天青不起塵風光和暖勝三秦萬國煙花隨玉輦西來添作錦江春

漢元年項羽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董翳爲翟王

王上郡鄜高奴入月漢王還定三秦丘遲詩輕美承玉輦【士贇曰】三秦按史記註即秦關中地其一峽州羅縣其二排林塞在長安東今華州潼關其三秦所置上郡所謂三秦也楚辭宋風轉蕙汜叢蘭些

其十

劒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齊賢曰】蜀之門作劒閣劒閣鎭日是惟日劒閣壁立千仞酈道元水經註日不劒北去大劒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尚書歸馬于華山之陽虞子陽詩雲屯七萃士陸機從軍行胡馬如雲屯少帝肅宗也至德元載七月即位於靈武尊元宗曰上皇天帝二載九月廣平王後復京師十月復東京帝至自靈武十二月上皇天帝至自蜀易曰日月麗乎天重明以麗乎正此雙懸日月之意【士贇曰】曹植表情注乎皇

居心存乎崇極雙懸日月者東漢樂歌重光重輪之意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蕭綂文選序選序曰與日月俱懸

峩眉山月歌

峩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羗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齊賢曰峩眉山在嘉州峩眉縣羅目鎮平羗江在嘉州龍遊縣有平羗山資州清溪縣乾德五年省入內江內江在州東九十八里資州東至昌州二百二十八里昌州南至渝州三百里渝州治巴縣水自渝上合曰內江自渝由戎瀘上蜀曰外江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四千里巴峽明月峽巫峽是謂三峽蜀都賦經三峽之崢嶸註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甚高謂之峽古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士贇曰圖經平羗江在雅州嚴道縣東北城下嘉州亦號平羗江

三峽謂西峽巫峽歸峽詳見二卷註圖經渝州即今重慶府治巴縣

峩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我在巴東三峽時西看明月憶峩眉月出峩眉照滄海與人萬里長相隨黃鶴樓前月華白此中忽見峩眉客峩眉山月還送君風吹西到長安陌長安大道横九天峩眉山月照秦川黃金獅子乘高座白玉麈尾談重玄我似浮雲殢吳越君逢聖主遊丹闕一振高名滿帝都歸時還弄峩眉月齊賢曰唐歸州巴東郡西六十四里巴東縣峩眉在三峽之西故曰西看許慎註淮南子曰九天乃八方中央也自函谷西至隴底相去千里曰關中亦曰秦川菩薩

所行或見在地或在虛空獅子座上或見在吳多樹下晉書王衍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白玉柄麈尾與手同色三峽見前又圖經重慶府巴縣有石壁高四十丈有孔若明月名日明月峽又有賢德等峽亦謂之三峽吳眉山滄海黃鶴樓並見前註姚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言東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弥相佛號須彌燈王今現在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獅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魏文帝詩西北有浮雲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至吳會王褒論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

赤壁歌送別

二龍爭戰決雌雄赤壁樓船掃地空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破曹公君去滄江望澄碧鯨鯢唐突留餘跡一一書來報故人我欲因之壯

心魄（齊賢曰）二龍孫權曹操史記陳勝項梁起少年謂彭越曰仲可以效之越曰兩龍方
闗且待之盛弘之荆州記蒲圻縣沿江一百里
南岸赤壁周瑜黃蓋乘大艦破魏武兵於烏林
烏林赤壁東西一百六十里也予嘗往來江漢
間研窮赤壁所在正在今鄂州下流八十里與
百人山相對江邊石皆紫赤色號爲赤壁磯東
坡賦所謂東望夏口西望武昌非曹公之赤壁
也通鑑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入荆州遣孫權
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與將軍會獵於吳權遣
周瑜逆擊遇操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敗引次
江北瑜在南岸部將黃蓋曰操軍防運船艦首
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
油草裹以帷幔先書報操詐以欲降蓋預備走
舸繫大船後時東南風急蓋中江舉帆白諸校
使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吏皆出營觀望去北
軍二里餘蓋放諸船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
如箭飛埃絶爛燒盡北船延燒岸上營落煙餤
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
雷鼓大進軍遂敗退操引軍從華容道歸劉備

與瑜追操至南郡左傳取鯨鯢而封之晉書刻
畫無鹽唐突西施【士贇曰】易云龍戰于野史項
羽紀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
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漢黥布傳宜擣淮
南之衆顏師古云掃若謂盡舉之婦掃地之爲
謝眺詩迴瞰碧江流左傳誅戮而依京觀謂之
封鯨鯢左傳樂祈曰
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江夏行

憶昔嬌小姿春心亦自持為言嫁夫婿得免長
相思誰知嫁商賈令人却愁苦自從為夫妻何
曾在鄉土【齊賢曰】士發日陶陽氣蕩春心招魂
日月極千里兮傷春心選古詩上言
長相思下言久離別【士贇曰】齊江朝請淥水曲
春心既易蕩春流豈難越古羅敷行東方千餘
騎夫壻居上頭蘇武詩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
思蔡琰胡笳曰兆我愁苦兮不暫移蘇武詩結

髮爲夫妻蔡琰胡笳曰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

去年下揚州相送黃鶴樓眼看帆去遠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載誰謂歷三秋使妾腸欲斷恨君情悠悠

齊賢曰九域志揚州廣陵郡治江都南至江四十五里鄂州江夏郡治江夏有黃鶴樓曹子建詩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與此意同李少卿詩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

士贇曰圖經黃鶴樓在鄂州謝朓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魏文帝詩念君客遊思斷腸詩云悠悠我心

東家西舍同時發北去南來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箇音書能斷絕適來往南浦欲問西江船正見當壚女紅粧二八年

齊賢曰左傳一介行李辱在寡人楚辭曰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西江舡謂揚州曰蜀者漢

書使文君當壚壚乘酒甕處選古詩戔戔紅粉
粧宋玉招魂二八侍宿則遞代又曰二八齊容
起鄭舞王逸註二八二列也晉悼公賜魏絳女
樂二八言大夫有二列之樂舞賦鄭女出進二
八徐侍皆謂二列非此二八也此二八者以其
年十六耳【士贇曰】孟子踰東家墻越絶書東家
施西家施能字平聲發破讀吳音也豫章記南
浦亭在廣潤門外往來艤舟之所唐已有之史
司馬相如傳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韋
昭曰壚酒肆也以土為墮邊高似鑪漢書註曰
買酒處累土為壚以居酒瓮形
如鍛鑪謝眺詩坐惜紅粧變
一種為人妻獨
自多悲悽對鏡便垂淚逢人只欲啼不如輕薄
兒旦暮長相隨悔作商人婦青春長別離如今
正好同懽樂君去容華誰得知【齊賢曰】沈休文
詩長安輕薄兒
【士贇曰】楚辭曰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江淹詩青
春滿江皐又君行在天涯妾身長別離陸機詩

日容華一何洽鮑明遠詩
容華坐消歇端爲誰苦辛

懷仙歌

一鶴東飛過滄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來應攀玉樹長相待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囂囂直可輕巨鼇莫戴三山去我欲蓬萊頂上行

齊賢曰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曹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甯戚扣牛角歌曰生不逢堯與舜禪此意謂堯舜之事亦聖人之所當爲不足驚也孟子人知之亦囂囂士贇曰東方朔十洲三島記曰滄海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海四面繞島各五千里水皆滄色孟子求放心楚詞臨風怳兮浩歌山海經崐崙之墟北有珠樹及玉樹玕琪樹列子曰巨鼇戴山事見第一卷賦注此詩太白睠顧宗國繫心君王冀復進用之作也一鶴自喻仙比人君玉樹比爵位時

肅宗即位於靈武明皇就遜位時物議有非之者太白豪俠曠達之士亦曰法堯禪舜自古有之何足驚怪彼爲是囂囂者不知古今直可輕也末句其拳拳安史之滅宗社之安或者用我乎身在江海心存魏闕白有之矣

玉真仙人詞

玉真之仙人時往太華峯清晨鳴天鼓飆歘騰雙龍弄電不輟手行雲本無蹤幾時入少室王母應相逢

齊賢曰太華山少華山在華州書疏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華山十字分之四隅爲四州道書以叩齒爲鳴天鼓抱朴子曰元君者大神仙之人駿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隸焉易曰雷電合而章高唐神女朝爲行雲少室山在河南府大人賦註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暠然白首號金室宂居其中士贇曰玉真仙人

詞按唐史太極元年玉眞公主爲道士築觀京師以方士史崇玄爲師其全傳曰玉眞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進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法師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賦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玄宗不許又言妾高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爲賤何必名繫主號資湯沐然後爲貴請入數百家之產延千年之命帝知至意乃許之蕊寶應時竊意此詞必公主出家時時賢皆有詩以詠其事仙人褒稱也

清溪行 宣城一作宣州清溪

清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 齊賢曰 沈休文有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詩云洞徹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遊鱗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東流爲浙江 士贇曰 圖經清溪屬宣城蓋發源於新安新安即今徽州在唐爲歙州在隋爲新安郡新安江者凡水發源於徽者皆曰新安江自

歙来者出歙山自休寧者出率山自績溪者出太障山自婺源者出浙山自浙江沂休寧者爲灘三百六十

人行明鏡中鳥度屛風裏〔□□□□〕王羲之云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廬山有屛風疊

向晩猩猩啼空悲遠遊子〔□□〕曰蜀都賦猩猩夜啼註猩猩出交趾封溪似猿人面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啼〔□□□〕山海經猩猩家身人面左思吳都賦猩猩啼而就擒楚詞有遠遊篇顧輕擧而遠遊選北征賦超絕跡而遠遊陸機詩遊子眇天末江淹詩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

酬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

我吟謝朓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謝朓已沒青山空後來繼之有殷公粉圖珍裘五雲色曄如晴天散彩虹文章彪炳光陸離應是素娥玉

女之所為輕如松花落金粉濃似苔錦含碧滋遠山積翠橫海島殘霞飛丹映江草凝毫採掇花露容幾年功成奪天造【齊賢曰】謝朓宅在當塗青山下今隷太平州五雲裘者五色絢爛如雲霞故以五雲名之江文通詩中坐瞰虹蜺揚子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虎虎之類離騷長余佩之陸離張華詩閨草含碧滋顏延年詩積翠亦葱仟【士贇曰】朔風吹飛雨謝朓觀朝雨詩之全句也太白之所謂我吟者吟此詩特添颯颯字耳朝雨詩曰朔風吹飛雨蕭蕭愁殺人魏文帝詩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周禮五雲之物楚辭建彩虹以招指洗休文詩標峯綵虹外又紫蜺兒陸離素娥玉女仙姚之名事見前註謝莊月賦云集素娥於後庭曹植遠遊詩曰仙人湖其隅玉女戲其阿江淹詩閨草含碧滋列子曰人之巧乃與造化者同功乎故人贈我我不違著令山水含

清暉頓驚謝康樂詩興生我衣襟前林壑斂暝色袖上雲霞收夕霏【齊賢曰】謝靈運詩山水含清暉晉書靈運祖玄父瑍靈運襲封康樂公題石壁精舍詩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士贇曰】張衡詩美人贈我金錯刀易曰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此言衮上之畫具此康樂詩之景羣仙長嘆驚此物千崖萬嶺相縈鬱身騎白鹿行飄颻手翳紫芝笑披拂相如不足跨鷫鸘王恭鶴氅安可方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為君持此淩蒼蒼上朝三十六玉皇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齊賢曰】周義貞入龍矯山見羨門乘白鹿而行抱朴子芝赤者如珊瑚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至成都以所著鷫鸘裘就市

人揚昌貿酒晉書王恭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
孟昶窺見之曰此眞神仙中人離騷云望瑤臺
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誰南子有娀在不周
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姊妹二人在瑤臺上
毛詩彼蒼者天太白送權十一序曰素受簡訣
爲三十六帝之外臣 **士贇曰** 曹植詩云飄飄隨
長風鮑照詩曰飄飄無定所郭璞詩飄颻戲九
垓四皓歌曄曄紫芝可以療飢莊子孰居無事
而披拂是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蔡琰胡笳
日天蒼蒼兮上無緣三十六玉皇者道家所謂
三十六天帝王也
論語曰孰爲夫子

臨路歌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餘風激兮
萬世游扶桑兮掛石袂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
兮誰爲出涕 **齊賢曰** 左傳投諸四裔陳琳碑遠
振南裔阮脩大鵬贊曰蒼蒼大鵬

誕自北溟張景陽詩曰清風激萬代詠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鵬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爲朋黨字扶桑見一卷註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此詩太白自嘆之辭也

古意

君爲女蘿草妾作兔絲花輕條不自引爲逐春風斜百丈託遠松纏綿成一家誰言會面易各在青山崖女蘿發馨香兔絲斷人腸枝枝相糾結葉葉競飄揚生子不知根因誰共芬芳中巢雙翡翠上宿紫鴛鴦若識二草心海潮亦可量

齊賢曰爾雅云女蘿兎絲也毛詩云蔦與女蘿施于松栢陸璣詩䟽曰在草曰兎絲在木曰松蘿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兎絲蔓聯草上黃赤如金與松蘿殊異又長歌行女蘿亦有託呂氏春秋或謂兎絲無根不屬地茯苓是也抱朴子兎絲之草下有伏兎之根無此兎則絲不得生於上然實不屬也古詩曰與君為新婚兎絲附女蘿張界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盧子諒贈劉琨詩綿綿女蘿施于松栢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養紫鴛鴦士贇曰淮南子千歲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兎絲諸家之說不同詳見二卷註張載詩纏綿思弥深選古詩各在天一涯古詩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何晏景福殿賦有從風飄揚神女賦吐芬芳其若蘭阮籍詩婉孌芳芬又言芡吐芬芳又朱華振芬芳左思吳都賦翡翠留巢以重行曹植詩生有孤鴛鴦一

山鷓鴣詞

苦竹嶺頭秋月輝苦竹南枝鷓鴣飛嫁得燕山

胡鴈壻欲銜我向鴈門歸山雞翟雉来相勸南
禽多被北禽欺紫塞嚴霜如劒戟蒼梧欲巢難
背違我今誓死不能去哀鳴驚叫淚沾衣齊賢曰嶺
表錄異鷓鴣臆前有白圓點背間有紫赤毛對
啼交州異物志鳥象雌雉名鷓鴣其去懷南不
思北徂唐代州鴈門郡治鴈門縣有鴈門塞吳
都賦山雞歸飛而來棲註如雞而黑色樹棲晨
鳴今所謂山雞者是鸑䴊也合浦有之蜀都賦曰
鸑䴊山栖註所謂山雞雄色斑雌色黑異苑曰
南方獻山雞鑒石鏡而舞不止禹貢羽畎夏翟
孔安國註雉也古今註秦築長城土色紫一曰紫
塞士贇曰陶潛詩秋月揚明輝燕山鴈門並見
前註爾雅山雞一名錦雞南越志鵕鸃山雞也
其色鮮明玉色炫曜紫塞見一卷註書蒼梧之
野在今梧州蒼梧縣詩云鳴鴈于飛哀鳴嗷嗷
謝玄暉詩鄉淚盡沾衣古詩下淚沾
裳衣魏文帝詩不覺淚下沾衣裳

歷陽壯士勤將軍名思齊歌

歷陽壯士勤將軍神力出於百夫則天太后名見奇之授游擊將軍賜錦袍玉帶朝野榮之拜横南將軍大臣慕義結十友即燕公張說館陶公郭元振為首余壯之遂作詩

太古歷陽郡化為洪川在江山猶鬱盤龍虎秘光彩蓄洩數千載風雲何霮䨴特生勤將軍神力百夫倍【齊賢曰】辨命論云歷陽之都化為魚鼈歷陽漢九江郡之縣都尉治所唐為和州歷陽郡有一老嫗常行仁義兩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没為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

上山勿反顧自此嫗數往視門吏問知之殺雞有血塗門嫗往視門有血即走上山閭沒爲湖

草書歌行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廂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

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齊賢曰國史補長沙僧懷素自言得草聖三昧周越法書苑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鄔兵曹或問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始得低昂回翔之狀與曹有之李懷素以古釵腳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魯公復問師何所得曰觀夏雲奇峯及壁拆路當師之晉書江東獨步王文度九域志會稽有王右軍墨池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史記曰酈生曰吾高陽酒徒也書斷袁昂云韋誕字仲將服膺於張伯英兼邯鄲淳之法其字如龍拏虎踞劍拔弩張晉王羲之字逸少三十七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張芝字伯英性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章仲將云崔氏之肉張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國史補張旭書得筆法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聞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章

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飲醉輒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揾水墨中天下呼爲張顚醒後自視以爲神異絢閑鼓吹云旭爲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怒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睹公筆跡奇妙貴爲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書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信天下工書者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又曰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山下號筆冢唐五行志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人効之謂之趙公渾脫【士賓】按懷素草書歌先儒謂非太白之作予謂勦竊單歌亦他人者就鼇而貫之卷尾不復增註云

和盧侍御通塘曲

君誇通塘好通塘勝耶溪通塘在何處遠在尋陽西青蘿嫋嫋柳煙樹白鷳處處聚沙堤石門

中斷平湖出百丈金潭照雲日何處滄浪垂釣
翁鼓棹漁歌趣非一相逢不相識出沒繞通塘
浦邊清水明素足別有浣紗吳女郎行盡綠潭
潭轉幽疑是武陵春碧流秦人雞犬桃花裏將
比通塘渠見蓄通達不忍別十去九遲回偶逢
佳境心已醉忽有一鳥從天來月出青山送行
子四邊管竹秋聲起長吟白雪望星河雙垂兩
足揚素波梁鴻德耀會稽日寧知此中樂事多

[齊賢]九域志耶溪在越州江州尋陽郡吳都賦躅躅素女西京雜記閩王獻高帝白鷴黑鷴各一隻臨海記白石山有金潭金光溴然江淹詩金潭常澄徹楚辭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

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會稽記縣東六里有西施浣紗石後漢書梁鴻扶風人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擇對不嫁鴻聞聘之及嫁椎髻布衣操作而前鴻喜曰此眞梁鴻妻字之曰德耀孟光以作五噫之歌懼而適吳依大家皐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按齊眉通異之舍於家謝靈運鄴中詩序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士賓回】陶潛詩今復在何處謝靈運詩雲日相輝映江淹詩欲去復不忍晉顧愷之曰漸入佳境莊子曰列子見壺子而公醉王褒講德頌註曰商歌秋聲也漢武帝辭擊枻棹兮揚素波武陵桃花源及陽春白雪事並見前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八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九

贈

贈孟浩然 襄陽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顔棄軒冕白首臥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齊賢曰唐書孟浩然襄州人隱鹿門山四十年乃遊京師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召入内署俄而元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其詩至不才明主棄帝曰卿不求見朕未嘗棄卿今何誣我因放還莊子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漢書石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也鮑照升天行曰雲臥恣天行孟浩然雲臥晝不起魏志時禁酒尚書郎徐邈

私飲酒至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慈鮮于輔進曰平日酒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毛詩高山仰止【士贇曰】東漢樊英傳語曰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晉書樂廣傳天下言風流者以王樂爲稱首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別貴賤謝玄暉詩志狹輕軒冕漢書獻帝詔曰耆儒年踰六十離本土結童入學白首空歸朕甚閔焉潘岳詩白首同所歸宋測傳豫章王嶷辟爲參軍測曰性同鱗羽愛止丘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是巖流有若狂者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

贈從兄襄陽少府皓

結髮未識事所交盡豪雄却秦不受賞擊晉寧爲功【齊賢曰】漢書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史秦白起破趙長平軍遂圍邯鄲魏使辛垣衍入邯鄲欲尊秦爲帝時魯仲連游趙見垣衍言帝秦之害垣衍乃不敢言秦聞之爲却五十里平

原君欲封仲連仲連不受擊晉是用侯嬴進朱
亥於魏公子無忌用鐵鎚擊殺晉鄙矯奪魏軍
將以却秦救趙從嬴自刎復有窮說公子不以
爲功詳見三卷註 士贇曰 晉書劉琨少得儁朗
之日與范陽祖約俱以雄豪著名
東漢卓茂傳建武之初雄豪方擾 小節豈足言

退耕春陵東歸來無產業生事如轉蓬一朝烏
裘敝百鎰黃金空彈劍徒激昂出門悲路窮 齊賢

曰 春陵在今道州漢高祖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逢花北土有之團欒如毬風起則隨地而轉不
能自止戰國策蘇秦說秦書十上不從黑貂之
裘敝黃金百斤盡乃擔橐而歸阮嗣宗詩黃金
百鎰盡買遠國語註一鎰二十四兩史記馮驩
彈鋏而歌晉書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
跡所窮輒慟哭而反 士贇曰 晉書胡毋輔之少
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於小節
史蘇秦傳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
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

以蕩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固亦宜乎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黃金百鎰字却出史虞卿傳漢書王章傳曰不自激昂楊雄傳激昂萬乘之主**吾兄青雲士然諾**

聞諸公所以陳片言片言貴情通棣華儻不接

甘與秋草同齊賢曰史記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士贇曰漢灌夫傳已然諾師古謂一許人必信之士也又張耳傳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然諾者又高能自立然諾選陸機謝表曰片言隻字不關其間鮑照詩片言辭草萊盧諶詩苟余片言秦人是彈詩云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文選古詩過時而不採將隨秋草萎

淮海對雪贈傅靄 一作淮南對雪贈孟浩然

朔雪落吳天從風渡溟渤梅樹成陽春江沙浩

明月興從剡溪起思繞梁園裴寄君郢中歌曲罷心斷絕【補註曰】禹貢淮海惟揚州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又穿池類溟渤註溟渤二海名世說晉王徽之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于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爲寡人賦之又曰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爲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人【士贇曰】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謝惠連雪賦憑雲升降從風飄零鮑照詩涕零心斷絕

贈徐安宜

白田見楚老歌詠徐安宜製錦不擇地操刀良

在茲清風動百里惠化聞京師浮人若雲歸耕種滿郊岐川光淨麥攏日色明桑枝齊賢曰左傳子產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選詩清風激萬代公羊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浮人流人也書畢命曰申畫郊圻王僧達詩麥隴多秀色東漢張堪為漁陽太守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士贇曰書名言茲在茲左思詩長嘯激清風後漢書紀曰郎官出宰百里郭太傳名震京師西漢梅福傳天下之士雲合歸漢魏文帝登城賦嘉麥被隴訟息但長嘯賓來或解頤青橙拂戶牖白水流園池遊子滯安邑懷恩未忍辭翳君獨桃李歲晚托深期

齊賢曰張衡四愁詩序諍訟息匡衡傳諸儒語

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選詩方塘儆士

白水又曰遊子暮何之漢志安邑隸河東郡者

贇曰魏氏春秋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有隱者

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之道及論五帝三王

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

韻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

若鸞鳳之音焉楚詞云臨深水而長嘯顏延年

詩長嘯若懷人江淹詩遊子何時還晉書潘岳

爲河陽令植桃李人號曰河陽一縣花簡子曰

唯賢者爲能報恩樹桃李

者夏得休息秋得實焉

贈任城盧主簿

海鳥知天風竄身魯門東臨觴不能飲矯翼思

凌空鍾鼓不爲樂煙霜誰與同歸飛未忍去流

淚謝鴛鴻齊賢曰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

門展禽今茲海有災乎夫廣川鳥獸

常知避其災也是歲海多天風選詩枯桑知天風莊子云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大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

早秋贈裴十七仲堪

遠海動風色吹愁落天涯南星變大火熱氣餘丹霞光景不可迴六龍轉天車荊人泣美玉魯叟悲匏瓜功業若夢裏撫琴發長嗟〔齊賢曰〕大火心星詩云七月流火西流而暑退離騷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春秋命曆序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楚詞馳六龍於三危卞和抱玉璞泣於荊山下楚王使玉工理之得寶玉和號曰和氏之璧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士贇曰〕南星即角亢氐房心尾之星史律書曰南至於亢南至於房南至於心南至於尾記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注曰季秋者日月

會于大火前漢律歷志大火初氐五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尾九度晉天文志自氐至尾爲大火此言夏而秋也曹植詩曰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劉琨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韓子曰師涓靜坐撫琴王粲詩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

裴生信英邁屢起多才華歷抵海岱豪結交魯朱家復攜兩少妾豔色驚荷葩雙歌入青雲但惜白日斜

【齊賢曰】西都賦云神明崛其特起禹貢海岱及淮爲徐州漢書朱家魯人魯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開所藏活豪士以百數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士贇曰】班彪王命論未見得崛起在斯位者也師古曰崛起特起也崛音其勿反榮敘晉書云張載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蘇武詩結交亦相因漢書季布楚人也爲任俠有名籍使將兵數窘漢王籍滅高祖購求千金布匿濮陽周氏迺髡布衣褐置廣柳車中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

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人不廣也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滕公待間果言上乃赦布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魏明遠詩會得兩少妾曹植七啓悲歌入雲張華詩白日已西傾

窮溟出寶貝大澤饒龍蛇明主儻見收烟霄路非晩時命若不會歸應鍊丹砂【齊賢曰】海賦云豈徒積太顛之寶貝與隋侯之明珠莊子窮髮之北有溟海左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葛洪以勾漏出丹砂求爲勾漏令莊子孔子曰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西漢揚雄傳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不遇命也抱朴子曰丹砂服之令人飛行長生【士贇曰】海賦戲窮溟禮斗威儀曰其金乘而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

贈范金鄉二首

君子枉清眄不知東走迷離家未幾月絡緯鳴

中閨桃李君不言攀花顦成蹊那能吐芳信蕙

好相招攜齊賢曰漢李廣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謝宣遠詩煙熅吐芳訊毛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左傳招攜以禮士贇曰詩猗嗟美目清兮註曰目下爲清詩碩人美目盼兮註日盼白黑分論語美目盼兮馬融註曰盼動目貌崔豹古今註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毛詩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又詩蟋蟀在堂歲聿云暮顔延年詩曰君子吐芳訊感物測余衷

我有結綠珍久藏濁水泥時人棄此物乃與燕石齊撫拭欲贈之申眉路無梯遼東慙白豕楚客羞山雞齊賢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縣黎宋有結綠范睢書曰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曹植詩君如清路塵妾若濁水

泥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華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堅應德璉詩良遇不可値伸眉路何階薛宣爲書曉高陵令楊湛曰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士贇曰】漢書司馬遷傳迺欲仰首信眉論列是非朱浮與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尹文子曰楚人握山雉欺路人曰鳳凰路人曰我聞鳳凰今始見矣請買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欲獻楚王經宿死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獻王楚王開感之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

徒有獻芹心終流泣玉啼秪應自索漠留舌示山妻

【齊賢曰】嵇康絶交書曰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卞和抱玉璞泣於楚山下【士贇曰】列子昔宋國有田夫衣緼黂僅以過冬曁春東作自曝於日不

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綈繢狐貉顧謂妻曰貧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大慙子此類也史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事見前卷註

其二

范宰不買名絃歌對前楹為邦默自化日覺冰壺清百里雞犬靜千廬機杼鳴浮人少蕩析愛客多逢迎遊子覩嘉政因之聽頌聲莊子曰子貢遊楚為圃者曰子非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絃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江文通書云退不節詩書以驚愚進不買聲名於天下淮南子曰儒墨博學疑聖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語顏淵問為邦鮑明遠詩清如玉壺冰後漢劉寵為會稽守徵為將

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曰他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絶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爲人選大錢受之文選古詩札札弄機杼公羊曰什一行而頌聲作何休註太平歌頌之聲【士贇曰】老子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後漢本紀明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災蜀費禕傳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陸機詩遊子眇天末前賈山傳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左思魏都賦頌聲載路而洋溢

贈瑕丘王少府

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梅生亦何事來作南昌尉清風佐鳴琴寂寞道爲貴【齊賢曰】唐兗州魯郡治瑕丘縣晉志皎皎白緒晉書龍章鳳姿士不見用漢梅福爲南昌尉棄官去至元始中一朝棄妻子去

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鮑明遠詩君平獨寂寞【士贇曰】漢書司馬相如傳曰飄飄然有凌雲氣世說曰王右軍見杜弘治嘆曰此神仙中人也胡廣書建鴻業流清風莊子曰恬然寂寞虛無無爲天地之平而道德之應也

一見過所聞操持難與羣毫揮魯邑訝目送瀛洲雲我隱屠釣下爾當玉石分無由接高論空此仰清芬【齊賢曰】董仲舒策其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唐有隱淪屠釣科太公朝歌之廢渭濱之釣叟【士贇曰】書胤征玉石俱焚東漢書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漢書卑之毋甚高論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

東魯見狄博通

去年別我向何處有人傳道遊江東謂言掛席

度滄海却來應是無長風【齊賢曰】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海賦云維長綃挂帆席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見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二首 吳中

潮水還歸海流人却到吳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齊賢曰】東陽婺州吳地唐隸州日南郡建珠吳都賦曰淵客慷慨而泣珠注鮫人水底居俗傳鮫人從水中出寄寓人家積日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贊曰】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楚詞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固將愁苦而終窮

其二

聞說金華渡東連五百灘全勝若耶好莫道此行難猿嘯千谿合松風五月寒他年一攜手搖

艇入新安 齊賢曰婺州治金華縣若耶溪隸越州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東流爲浙江其新安之水至清淺深見底沈休文有詩 士贇曰南史陶淵明特愛松風毛詩携手同歸

贈丹陽橫山周處士惟長

周子橫山隱開門臨城隅連峯入戶牖勝槩凌方壺時枉白紵詞放歌丹陽湖水色傲溟渤川光秀菰蒲當其得意時心與天壤俱閑雲隨卷舒安識身有無抱石恥獻玉沈泉笑探珠羽化如可作相携上清都 齊賢曰唐志宣州廣德縣有橫山毛詩俟我於城隅列子渤海之東有五山三曰方壺唐禮樂志白紵吳舞丹陽湖隸當塗縣鮑照詩穿池似溟渤謝靈運詩菰蒲冒清淺建康實錄殷禮與長溫使蜀諸葛亮見而嘆曰江東菰蒲中有此奇才

張景陽詩名與天壤俱何敬祖詩懸象迭卷舒
東都賦沉珠於泉莊子善卷曰余道逍遙
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也淮南子曰至道無
爲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陶潛詞曰雲
無心而出岫獻王下和事見二卷列子范氏有
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禾生子伯范氏
之上客出行宿於田叟商丘開之舍相與言子
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
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
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顧見商丘開年老
狎侮欺紿亡所不爲因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
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從而泳之旣出果得
珠焉衆昉同疑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
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
難色入火往還埃不侵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
有道乃共謝之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
不知所以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
勢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
言皆實也惟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
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無迕

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薰之誕我追幸昔日之
不焦溺也但然而熱惕然震慄矣水火豈可復
近哉自是之後范氏門族過乞兒馬醫不敢辱
也晉許邁傳曰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羽
化矣楚詞造自
始而觀清都

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首

長安

秋坐金張館繁陰晝不開空煙迷雨色蕭颯望
中來翳翳昏墊苦沉沉憂恨催清秋何以慰白
酒盈吾杯吟詠思管樂此人已成灰獨酌聊自
勉誰貴經綸才彈劍謝公子無魚良可哀左
太仲詩朝集金張館謝靈運詩久痗昏墊苦書
下民昏墊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諸葛亮自比

管樂乃管仲樂毅也韓子曰人始死爲灰終爲土易云雷也君子以經綸史記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置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劒彈其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
陸機詩曰昔爲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陶潛詞景翳翳以將入漢書陳勝傳夥涉之爲王沉沉者校獵賦曰沉沉容容楚詞風颯颯兮木蕭蕭

其二

苦雨思白日浮雲何由卷稷卨和天人陰陽乃驕蹇秋霖劇倒井昏霧橫絕巘欲往咫尺塗遂成山川限潨潨奔溜聞浩浩驚波轉泥沙塞中途牛馬不可辨飢從漂母食閑綴羽陵簡園家

逢秋蔬藜藿不滿眼蠨蛸結思幽蟋蟀傷褊淺

廚竈無青煙刀机生綠蘚【齊賢曰】魏文帝秋霖賦曰悲白日之不暘

稷禹舜臣陽子聖人和同天人之際書三公一燮理陰陽意以識當時執政者天文志杳玉非星潦在宗切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漢書韓信從漂母食穆天子傳云天子曝蠹書於羽陵左傳斬艾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漢鄭昌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毛詩蠨蛸在户蠨蛸名長踦小如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爾雅蟋蟀蛬郭璞註云促織也亦名蜻蛚【士贇曰】左傳中豐日秋苦無雨古詩浮雲蔽白日班固東都賦統和天人漢宣帝紀問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楚詞皇天淫泆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唐書五行志天寶中霧昏昭十步外不見人是謂晝昏前漢書蕭逌志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張良傳日夜望咫尺之也韓子曰糲糧之飯藜藿之羹也詩東山二章云蠨蛸在户小序曰二章言其思也

故曰結思幽鮑照詩嘆息空房婦幽思坐自傷勞心結遠客惆悵獨來央詩唐國風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綠蘚苔也投筋解鷫鸘換酒醉北堂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傍齊賢曰唐潤州丹陽郡治丹徒縣南史劉穆之世居京口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留穆之輔之長人果有異謀穆之厚爲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穆之少時家貧好往妻兄家乞食每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及爲丹陽尹召妻兄弟令厨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之謝靈運詩拂衣五湖裏搖曳起長津謝玄暉詩復協滄洲趣士贇曰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右思詩功成恥受賞

贈韋秘書子春二首

谷口鄭子真躬耕在巖石高名動京師天下皆籍籍斯人竟不起雲卧從所適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齊賢曰】揚子谷口鄭子眞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劉丕鸞傳曰事於籍籍如此何謂秘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士贇曰】漢書王貢鮑龔傳序曰谷口鄭子眞不詘其志躬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漢書江都王建傳國中口語籍籍後漢趙壹傳名動京師上大夫想望其風采論語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鮑明遠詩曰雲卧恣天行莊子云自適其適

惟君家世者偃息逢休明談天信浩蕩說劒紛縱橫謝公不徒然起來為蒼生秘書何寂寂無乃羈豪英且復歸碧山安能戀金闕舊宅樵

漁地蓬蒿已應沒却顧女几峯胡顏見雲月〔齊賢〕

○晉桓玄曰德之休明肅慎氏貢楛矢七略曰齊田駢好談論齊人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不可窮莊子說劒曰臣聞太王喜劒故以劒見王南史王融自恃人也三十內望爲公輔及爲中書郎嘗叅掾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三輔決錄張仲蔚平陵人所居蓬蒿沒人九域志女几山在河南府福昌縣本宜陽縣有女几山〔士贇〕○文中子薛公曰是其家傳七世矣謝靈運詩生幸休明世親逢英達顧史荀卿傳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故齊人頌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書曰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揚雄解嘲一縱一橫論者莫當晉書謝安放情丘壑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當如蒼生何漢書酈食其傳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

其二

徒為風塵苦一官已白鬚氣同萬里合訪我来
瓊都披雲覩青天捫蝨話良圖留侯將綺里出
處未云殊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齊賢曰】晉樂廣善談
論衛瓘曰此人之水鑑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
覩青天留侯綺里季事見四巻繫辭曰君子之
道或出或處范蠡佐勾踐滅吳反至五湖辭曰
臣不復至越國矣乃裝其輕寶珠玉與私徒屬
乘舟浮於五湖【士贇曰】晉庾翼與兄冰書曰
弟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莊子知效一官晉
書載記王猛字景略隱于華山懷佐世之志桓
溫入關猛被褐而詣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
旁若無人左思詩曰夢想騁良圖老子曰功
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左思詩功成恥受賞

贈韋侍御黃裳二首

太華生長松亭亭凌霜雪天與百尺高豈為微

颻折桃李賣陽豔路人行且迷春光掃地盡碧
葉成黃泥願君學長松愼勿作桃李受屈不改
心然後知君子 齊賢曰華州華山三名太華杜
篤首陽山賦長松落落卉樹蒙
蒙劉公幹詩亭亭山上松七發日高百尺而無
枝鮑照詩豔陽桃李節應璩詩身隕沉黃泥禮
記如松栢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論
語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士贇曰孫綽天
台賦蔭落落之長松淮南子曰夫大寒至霜雪
降然後知松栢之茂也莊子天與之形揚雄賦
剗野掃地漢書贊上古遺烈掃地盡矣荀卿子
曰桃李蒨粲於一時時至然後殺至於松栢經
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眞矣史
記孔子世家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
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
容何病不容後見君子

其二

見君乘驄馬知上太山道此地果摧輪全身以
爲寶我如豐年玉棄置秋田草但勗冰壺心無
爲嘆衰老【齊賢曰】魏武帝詩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曲車輪爲之摧詩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左傳曰我以不貪爲寶齊隱明曰古者以愚全身選古詩榮名以爲寶鮑照詩清如玉壺冰【士贇曰】鮑明遠詩勗君松柏心又人惡老而逼衰

贈薛校書

我有吳越曲無人知此音姑蘇成蔓草麋鹿空
悲吟未誇觀濤作空鬱釣鼇心舉手謝東海虛
行歸故林【齊賢曰】宋玉招魂吳歈蔡謳註歈謳音歌也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無知音也吳闔閭起臺於姑蘇山去國三十五里春夏游焉夫差高而飾之三年乃成橫亘五里宮

妓千人別立春宵宮伍被傳曰吾見麋鹿遊姑蘇之臺越乘七發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列子龍伯國有大人一鈞而連六鼇士贇曰吳越春秋伍子胥曰臣必見越之破吳豕鹿遊於姑蘇之臺荊榛蔓於宮闕詩野有蔓草楚詞心鬱鬱之憂思兮潘尼詩

舉手對吾揖

贈何七判官昌浩

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嘯咤思欲解世紛心隨長風去吹散萬里雲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

齊賢曰楚詞惆悵兮私自憐光武紀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史魯仲連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宗殼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漢書伏生濟南人名勝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九十餘老不

能行於是詔太常掌故鼂錯往受之〔出贊曰〕莊
子原憲匡坐而弦漢叔孫通傳先平明晉孝武
紀論曰嘯咤戎雲晉載記王猛傳屬世事紛紜
孔安國尚書序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
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
書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
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以所
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隷古定
更以竹
簡寫之不然拂劒起沙漠收奇勳老死阡陌間
何因揚清芬夫子今管樂英才冠三軍終與同
出處豈將沮溺羣〔齊賢曰〕曹子建詩揚聲沙漠
垂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
曰陌諸葛亮自比管樂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
三軍因封爲冠軍侯語長沮桀溺耦而耕孔
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
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
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
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士贇曰】晉桓沖傳史臣曰揚芬千載之上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北史高琳詩沙漠靜妖氛易繫辭曰或出或處

讀諸葛武侯傳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漢道昔云季羣雄方戰爭霸圖各未立割據資豪英赤伏起頹運臥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壯志呑咸京何人先見許但有崔州平【齊賢曰】羣雄比袁紹呂布袁術曹操公孫瓚諸人東漢光武紀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

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乚之際火爲主蜀志徐
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人也將軍豈願見
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
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
乃見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先帝猥自
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本傳曰亮躬耕隴畝
好爲梁父吟又曰先主於是與亮情好日密曰
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又曰亮之素志進
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武侯出師五丈原屯田
爲久駐之基志呑咸陽也亮每自比於管仲樂
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元直與亮友善
謂爲信然【出處曰】蜀志諸葛亮本傳詔策曰將
建殊功於季漢陸機辯亡論羣雄蜂駭義兵四
合班固賓戲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而
虎爭管子霸言弱國衆合强以攻弱以圖霸本
傳先主曰孤欲信大義於天下計將安出亮曰
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
與爭孫權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爲援
而不可圖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
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

府之土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荊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陸機辨亡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漢書酈食其傳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東漢書贊曰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曹植與吳質書日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本傳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咸京咸陽也

余亦草間人頗懷拯物情晩途値子玉華髮同衰榮託意在經濟結交爲弟兄毋令管與鮑千載獨知名

齊賢曰晉書何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無非英雄也南史劉裕不復能草間求活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士贇曰劉向新序士亦華髮墮顚而後可用東漢蔡邕傳垂翼華髮人爵不升管鮑事見三卷

贈郭將軍

將軍少年出武威入掌銀臺護紫微平明拂劍

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歸愛子臨風吹玉笛美
人向月舞羅衣疇昔雄豪如夢裏相逢且欲醉
春暉九域志涼州武威郡唐有銀臺門辛氏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張良傳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古詩被服羅裳衣選詩顧以春暉選詩平生少年時艷照詩鳳靡銀臺頸漢書叔孫通傳先平明沈約詩薄暮宿蘭池漢呂后傳終日春薄暮詩云既醉以酒楚詞臨風怳兮浩歌

駕去溫泉後贈楊山人

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管葛
竟誰許長吁莫錯還閉關史記酈食其家貧落魄楚漢間乃興元以東彭城以西管葛者管仲諸葛亮也文中子劉伶古之閉關人也阮逸曰閉關諭藏身

逜士贇曰曹植詩蒙霧犯風塵竇融傳論曰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魏武帝苦寒行樹

木何蕭瑟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胷臆忽蒙

白日回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齊賢曰名都篇白日西南馳史

須賈曰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魏文帝詩身體生羽翼士贇曰鄒陽書曰兩主二臣剖心析肝

豈移於浮辭哉王粲登樓賦氣交憤於胷臆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爲回光

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於葵藿若垂三光之明寔在陛下孔稚圭北山移文曰干青雲而直

上幸陪鸞輦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王公大

人惜顏色金璋紫綬來相趍齊賢曰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

註鸞有鸞和也禮詩荀卿曰輦輿就馬則輦在人駕在馬也後漢靈帝紀置鴻都門學生註曰

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處禁中有飛龍廄西域傳大宛國嶠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

晋書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徐樂書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士贇曰】漢書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前漢百官表丞相秦官金印紫綬當時結交何紛紛片言道合惟有君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臥白雲【士贇曰】蘇武詩結交亦相因謝靈運詩采藥白雲隈

溫泉侍從歸逢故人【齊賢曰】唐志京兆府昭應縣本新豐有宮在驪山下貞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溫泉宮天寶元年更驪山曰會昌六年更溫泉曰華清宮治湯井爲池環山列宮室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七載省新豐更會昌及山曰昭應

漢帝長楊苑誇胡羽獵歸子雲叨侍從獻賦有光輝激賞搖天筆承恩賜御衣逢君奏明主他

日共飜飛〔補註曰〕太白爲宮詞明皇賞賜以宮錦袍毛詩飜飛維鳥〔士贇曰〕前四句事見一卷大獵賦註范雲詩傳璟生光輝劉現詩有鳥飜不違休息王粲詩苟非鴻鵰孰能飛翻

贈裴十四

朝見裴叔則朗如行玉山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胷懷間身騎白黿不敢度金高南山買君顧裴個六合無相知飄若浮雲且西去〔補註曰〕晉裴楷字叔則風儀高邁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黃河出崐崘山在唐吐蕃中隸大羊同國極西爲最高共流入中國勢猶從天而落也禹貢同爲逆河入于海列女傳鄭子瞀者楚成王夫人初成王登臺子瞀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千金子瞀行不顧〔士贇曰〕

漢高后傳徘徊往來息夫躬傳鬱徘徊兮司馬相如傳弭節徘徊淮南子注上下四方爲六合楚詞樂莫樂兮新相知壯說時月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進詩西北有浮雲

贈崔侍郎

黃河二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

【齊賢曰】孔安國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三秦記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如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毎暮春有黃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上得者便化爲龍又林登云龍門之下毎暮春有黃鯉魚逆流而上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卽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爲龍其龍門水淺前湧下流七里深三里或云不能登門卽被點額而退【士贇曰】又桑欽水經河水又南得鯉魚酈道元注曰歷澗東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否則點額

而還非夫往還之會何能便宿蕊并乎求經註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

故人東海客一見借吹噓

風濤儻相見更欲凌崐墟

爾雅曰河出崐崘墟色白郭璞註山海經曰河出崐崘西北隅墟山下基也史項羽紀曰君非吾故人乎後漢楊震謂王密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後漢郭泰初遊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又鄭泰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前漢皇后傳諺曰張公子時相見桑欽水經崐崘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山海經曰崐崘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

述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

人爲國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擁靈臺浩蕩深謀

噴江海縱橫逸氣走風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
呼三軍皆披靡衛青謾作大將軍白起真成一
豎子 〔[illegible]〕 北史李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險峭時人語曰劍戟森森李義深莊子曰不
可內於靈臺郭象註靈臺者心也蘇秦為縱張
儀為橫太史公曰夫言從衛強秦者大抵皆三
晉之人孝經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史記項王
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後漢銚期瞋目大呼衆
皆披靡衛青傳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
絕白起郿人為武安君為秦將殺趙括降趙長
平卒四十萬人盡坑之阮籍曰世無英雄使豎
子成名 〔十[illegible]四〕 離騷怨靈脩之浩蕩晉王廙字
世將庾亮見其倚舫摟長嘯曰正足歆其逸氣
耳衛青平陽人也以衛皇后親為大中大夫後
擊匈奴有功拜大將軍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
秦昭王後遷為武安君以代趙不肯行賜劍自
殺二事並見
史記本傳

雪讒詩贈友人 四言

嗟予沈迷猖獗已久五十知非古人嘗有立言補過庶存不朽包荒匿瑕蓄此頑醜月出致譏貽愧皓首【[illegible]】劉公幹詩沈迷薄領書莊子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非也左傳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孔子稱孟信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周易包荒不遐遺左傳瑾瑜匿瑕詩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illegible]】後漢張衡圖緯疏立言於前有證於後者貴焉左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能補過者社稷之固也李少陵詩曰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感悟遂晩事往日遷白璧何辜青蠅屢前群輕折軸下沈黃泉衆毛飛骨上凌青天

萋斐暗成貝錦粲然泥沙聚埃珠玉不憐洪燄
爍山發自纖煙蒼波蕩日起于微涓交亂四國
播于八埏拾塵掇蜂疑聖猜賢哀哉悲夫誰察
予之貞堅【齊賢曰】白頭吟曰玷白信蒼蠅註蒼蠅之爲蟲汚白使黑詩青蠅大夫刺
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漢中山靖王勝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
軸羽翮飛肉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
者亦已太甚張儀傳曰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
口鑠金積毀銷骨蘇秦傳周書曰綿綿不絕蔓
蔓柰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丁鴻曰壞崖破巖
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蔥青詩讒
人罔極交亂四國封禪文曰上暢九垓下泝八
埏呂氏春秋曰孔子窮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
晝寢顔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回攫
其甑中而飯之少選間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
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故饋同日不可向者

炲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笑曰所信者目矣目猶不可信也所恃者心矣而心猶不足恃高誘曰炲煤煙塵也炲讀作臺說苑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愛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數十衣中往過伯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陸士衡君子行曰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士贊曰】鮑照詩一去永滅入黃泉司馬彪詩上凌青雲霓穀梁傳曰單士粲然皆笑郭璞詩粲然啓玉齒蔡邕釋誨曰懼煙炎之燬熸註煙炎火之細微者師古曰埏本音延孟康曰埏地户八際也孔子家語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可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

汝有云那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噂背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之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特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列女傳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伯奇事後母至孝後母欲其子伯封爲太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試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讒伯奇使者見其袖有死蜂以白吉甫使追之已投于河矣東方朔非有先生傳曰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漢書孝惠紀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彼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言擢髮續罪罪乃孔多傾海流惡惡無以過人生實難逢此纖羅積毀

銷金沉憂作歌天未喪文其如余何詩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鄭箋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以刺宣姜與公子頑非匹偶不如鶉鵲也詩曰鵪鶉語曰君子坦蕩蕩詩巧言如簧范脽謂須賈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曹植詩沉憂令人老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詩鶉之奔奔剌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又謀夫孔多楚詞東極傾海流不屬漢張負與崔子書曰人生實艱所務非此王粲贈蔡睦詩人生實艱願其弗與唐魏元忠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臣安避之江淹書云積毁銷金積毁磨骨宋玉笛賦武毅發洸憂結陸機詩沉憂萃我心書曰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妲已滅紂褒女惑周天維蕩覆職此之由漢祖呂氏食其在傍秦皇成后

毒亦滛荒蠐蝀作昏遂掩太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

【齊賢曰】外紀云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其言是從武王伐紂殺妲已周紀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廢申后幷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申侯怒與繒結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漢呂后從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食其幸於太后史呂不韋傳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私與逆絕愛之

【士贇曰】史殷紀帝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淫亂不止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妲己左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史陳平傳審食其免相註云徐廣曰食其初以

舍人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歸棘事見二卷許晉天文志日爲太陽之宗乃人君之象劉子曰而况萬乘之主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

辭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殛子野善聽離婁至明神靡遁響鬼無逃形不我遐棄庶昭忠誠士贇曰詩云昊天不弔左傳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子野師曠字也左氏傳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曠晉樂太師子野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韓安國傳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楚詞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贈參寥子

白鶴飛天書南荊訪高士五雲在峴山果得參寥子齊賢曰列仙傳桓闓事華陽陶先生爲執役之士辛勤十餘年一旦有二青童白鶴

自空而下陶先生臨軒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於是桓服天衣駕白鶴升天而去九

域志襄陽有荆山峴山【士贇曰】史記正義曰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賢人隱顔師古曰四方常

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矣峴山事見前第五卷註

骯髒辭故園

昂藏入君門天子分玉帛百官接話言

【齊賢曰】漢趙壹詩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古詩玉帛聘賢良詩告之話言【士贇曰】南史高昂字敖曹其父以

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論語入公門鞠躬如也註曰公門君門也楚詞君之門以九重書云

五玉三帛又云自一話一言

毫墨時灑落探玄有奇作著論

窮天人千春秘麟閣

【士贇曰】揚子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

其書則作南史范曄傳曰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荀子天論篇明於天人之分可謂至人矣

三輔黃圖云漢宮殿疏天祿閣麒麟閣蕭何造藏秘書處賢才

長揖不受官拂

衣歸林巒【齊賢曰】漢書酈食其長揖謝靈運詩長揖九州牧拂衣五湖裏【士贇曰】左思詩云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余亦去金馬藤蘿同所攀相思在何處桂樹青雲端【齊賢曰】漢宦者門傍有銅馬故號曰金馬門又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士贇曰】金馬門待詔著作之所見一卷註按李白本傳曰白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作是詩必此時也蘇武詩生當長相思淮南招隱桂樹叢生兮山之阿孔稚圭文干青雲而直上

贈饒陽張司户燧燕魏太守【齊賢曰】唐深州饒陽郡治饒陽縣

朝飲蒼梧泉夕棲碧海煙寧知鸞鳳意遠託椅桐前【齊賢曰】嵇康詩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士贇】鄭玄毛詩箋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

〔目〕蒼梧碧海並見前註後漢仇覽傳曰枳棘非鸞鳳所栖詩云椅桐梓漆註曰椅桐屬並木䟽曰梓實桐皮馬融琴賦惟椅桐之所生在衡嶽之峻坂慕藺豈曩古攀嵇

是當年愧此黃石老安識子房賢〔齊賢曰〕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少時名犬子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顏延年詩攀嵇亦鳳舉謂嵇康也漢張良字子房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墮其履圯下顧良取履良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與良期乃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葆祠之

功業嗟落日容華棄徂川一語已道意三山期著鞭〔齊賢曰〕蜀志劉先主曰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史記封禪書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諸仙人不死之藥在焉晉書劉琨曰嘗

恐祖生先吾著鞭【士贇曰】劉琨詩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鮑明遠詩曰容華坐消歇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蹉跎人間世寥落壺中天獨見遊物祖探元窮化先何當共攜手相與排冥筌

【齊賢曰】阮嗣宗詩白日忽蹉跎後漢費長房傳汝南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長房於樓上見之因往再拜奉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見玉堂嚴麗許詢詩一時排冥筌【士贇曰】謝叔源詩良遊常蹉跎莊子有人間世篇楚詞驥垂兩耳中坂蹉跎漢董仲舒傳天者羣物之祖也顏延年詩殘悴盈化先毛詩攜手同行

贈清漳明府姪聿

【齊賢曰】唐相州臨漳縣貝州漳南縣禹貢冀州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孔安國註漳水橫流入河蓋河水濁漳水清故曰清漳以詩攷之當在臨漳

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天開青雲器曰爲蒼生憂小邑且割鷄大刀佇烹牛雷聲動四境惠與清漳流

【齊賢曰】張孟陽詩朱落柯條森顔延年詩仲容青雲器晉書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震爲雷卦曰震驚百里漢地理志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入河阜城唐隷冀州武邑縣北三十里有衛漳石提衛水縣引漳水北流貫城隍【士贇曰】史老子傳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正義曰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乃剖左腋而生生而指李樹因以爲姓唐祖老子自與韋皆帝室之胄故用李樹之李毛萇詩注葉世也柯條猶枝分派別之義晉中興書詔桓玄曰蕃衛王室垂固萬葉顔延年曲水詩序曰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魏伯陽參同契曰太乙乃召移居中洲文中子中說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志勤其言

盜其事以蒼生爲心乎又文中子世家曰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漢息夫躬傳邊境雷動山海經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劉楨詩竄身清漳濱

絃歌詠唐堯脫落隱簪組心和得天眞風俗猶太古牛羊散阡陌夜寢不扃戶問此何以然賢人宰吾土

【齊賢曰】冀州有堯壇堯臺九域志相州古柏人城皇甫謐帝王紀堯所都也淮南子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揉者斯其眞也歟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漢食貨志衆庶街巷有馬阡陌間成羣師古曰田中之行阡也唐書貞觀中外戶不閉【士贇曰】絃歌見前絃歌詠唐堯者卽康衢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及老人擊壤於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之意簪組者只是博換簪纓二字釋曰纓緌屬小者爲兒纓脫落隱簪組者隱於簪纓之間乃大隱居廛及吏隱之意猶東

方朔所言避世於朝廷若是也此兩向使事而不爲事所塵學者正好看大匠手段易君子求賢德使居位化風俗揚子曰太古之人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晉書阮籍贊曰餐和履順以保天眞禮記郊特牲注虞以上曰太古後漢明帝紀十二年牛羊被野光武紀十六年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史子產爲相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前漢溝洫志史起爲鄴令引漳水灌鄴民歌曰鄴有賢令號爲史公東漢明帝紀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王粲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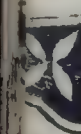
擧邑樹桃李垂陰亦流芬河堤繞綠水桑柘連青雲趙女不冶容提籠晝成羣繅絲鳴機杼百里聲相聞

【齊賢曰】劉向說苑趙簡子謂陽虎曰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河堤黃河之堤綠水清漳之水謝玄暉詩桑柘起寒煙楊惲書曰婦趙女也古詩札札弄機杼孟子雞鳴狗吠相聞【士贇曰】晉書潘岳字安仁爲河陽令植桃李

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何晏景福殿賦淥水浩
浩淮南子上際青雲司馬遷詩上凌青雲霓史
秦李斯傳佳冶窈窕趙女不侍
於側也易繫辭曰冶容誨淫訟息鳥下階高
臥披道帙蒲鞭掛簷枝示恥無撲扶琴清月當
户人寂風入室長嘯無一言陶然上皇逸【齊賢曰】嵩
子曰禹治天下朝廷之間可以羅雀北齊謝靈
運詩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後漢劉寬爲南
陽太守吏人有過但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左傳
一抶汝庸何傷南史謝譓不妄交接有時獨酌
日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士
贇曰】南史陶潛嘗言五六月北窻下臥遇涼風
暫至自謂是
羲皇上人白玉壺冰水壺中見底清清光洞
毫髮皎潔照羣情趙北美嘉政燕南播高名過
客覽行謠因之誦德聲【齊賢曰】姚崇冰壺誡曰
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

子劉之不忘乎清鮑明遠詩清如玉壺冰北齊
宋士良爲清河太守盜賊屛跡郡無一囚公門
虛寂無復訟者人謂之神門及代至老人丁金
剛送之泣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
惟善政清亦徹底選詩皎潔不成妍公孫贊傳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士贇曰】史周
紀古公積德行義民歌樂之須其德漢貢
禹傳古者天下家給人足而頌聲並作

贈臨洛縣令皓弟 時被訟停官

陶令去彭澤茫然太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無
絃琴釣水路非遠連鼇意何深終期龍伯國與
爾相招尋【齊賢曰】九域志洛州臨洛縣陶潛爲
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
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
里小人即解印去縣賦歸去來辭潛性不解音
而蓄素琴一張徽絃不具每撫而和之曰但識
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老子大音希聲列子龍伯

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躐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士贇曰】莊子子貢茫然自失

贈郭季鷹

河東郭有道於世若浮雲盛德無我位清光獨映君恥將雞並食長與鳳為群一擊九千仞相期凌紫氛【齊賢曰】漢書郭林宗司徒黃瓊太常趙典舉有道並不應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及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無愧色耳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易曰貴而無位屈原卜居云將與雞鶩爭食乎宋玉九辯曰鳳亦不貪餧而妄食賈生弔屈原賦曰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劉公幹贈從弟詩鳳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士贇曰】中亦曰

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漢書晁錯
策曰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
下之清光說文云鳳
飛羣鳥隨以千萬數

鄴中王大勸入高鳳石門山幽居【齊賢曰】高
鳳南陽葉人後教授業於西唐山中
注山今在唐州胡陽縣西北酈氏水
經云即高鳳所
隱之西唐山也

一身竟無託遠與孤蓬征千里失所依復將落
葉并中途偶良朋問我將何行欲獻濟時策此
心誰見明君王制六合海塞無交兵壯士伏草
間沈憂亂縱橫【齊賢曰】漢書婁護曰呂公託身
於我王僧達詩孤蓬卷霜根商
君書曰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詩
每有良朋崔寔政論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

蹈舜然後乃理哉賈誼傳曰履至尊而制六合何無忌傳草澤間當有英雄選詩沉憂令人老（士贇曰）謝靈運詩天下者未定託身早得所古詩離家千里客感感多思復李陵詩風波一失所傅玄詩落葉隨風摧記檀弓申生曰去何行如之漢張耳傳野無交兵曹植詩曰四海無交兵南史虞循敗劉毅于桑落洲衆懼劉裕曰今兵士雖少尚足一戰若其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於草間求活吾志決矣沈文秀傳逃命草間陸機詩沉憂亂我心史李斯傳一繆一橫其說何

飄飄不得意昨發南都城紫鸞櫪上嘶

青萍匣中鳴投軀寄天下長嘯尋豪英恥學瑯瑯人龍蟠事躬耕

（齊賢曰）贊虞曰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沈休文詩紫燕光陸離文帝自代來有良馬九匹一曰紫燕騮莊子馬蹄篇曰編之皁棧音義曰皁櫪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鍔陳孔璋牋云秉青萍干將之器呂延濟曰青萍劍名也選詩

長嘯激清風諸葛亮琅琊人躬耕隴畝司馬德操以爲伏龍徐庶以爲卧龍【士贇曰】漢司馬相如傳飄飄然有凌雲氣游天地間意劉向新序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顔色賈誼傳吁嗟默默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劉劭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兎奚斯常驪紫燕顔延年赭白馬賦將使紫燕駢衡綠蛇衛轂王子年拾遺記顓頊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則飛赴指其方則剋未用時則在匣中常如龍虎吟鮑照詩曰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選詩投軀報明主長嘯若懷人漢書酈食其傳豪英賢材皆樂爲之用班固賓戲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蜀都賦潛龍蟠於沮澤

富貴吾自取建功及春榮我顧執爾手爾方達我情相知同一己豈惟弟與兄抱子弄白雲琴歌發清聲臨別意難盡各希存令名

【齊賢曰】史記蔡澤從唐舉相澤熟視舉笑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易

日言不盡意【士贇曰】劉琨詩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程曉女訓春榮秋枯自然之理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孝經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按此詩其作於祿山將反之際乎當祿山欲反之時朝廷上下皆知其狀獨明皇不然之太白亦欲言而不敢聊因詩以發舒其憂國之情乎太白平生任俠亦有志斯世者於此詩槩可想見矣

贈華州王司士 陝西

淮水不絶濤瀾高盛德未泯生英髦知君先負廟堂器今日還須贈寶刀

【齊賢曰】王珉傳王導之初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曰吉無不利淮水絶王氏滅左傳盛德必百世祀詩烝我髦士桓沖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者曰爲三公可服此刀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相與也【士贇曰】傳季友爲宋公脩張良廟教曰

盛德不泯義有祀與前漢禮樂志進用英髦以致太平後漢虞詡傳儒者謀謨廟堂蜀志許靖傳評曰靖夙有名譽蔣濟以爲大較有廊廟之器蜀費禕别傳云禕使吳孫權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比然計不庭禁暴亂者願大王勉建功業同奬漢室臣雖暗弱不負來顧　穀梁傳孟勞魯之寶刀

贈盧徵君昆弟【士贇曰】按盧徵君名鴻字顥然唐書有傳云其先范陽人博學善書籒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再詔徵至東都謁見拜諫議大夫固辭制許還山賜隱居服官營草堂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明主訪賢逸雲泉今已空二盧竟不起萬乘高其風河上喜相得壺中趣每同滄洲即此地觀

化游無窮水落海上清鼇背覩方蓬與君弄倒景攜手淩星虹工【齊賢曰】晉書安石不是神仙傳河上公莫知其姓名嘗讀老子漢文驚從而詣之壺中事見上徐元藏幾爲遇海使判官風飄至滄洲洲上有父視山人多不死莊子廣成子曰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神仙傳王遠曰遠過蓬萊水又清淺如往日列子巨鼇十五以首戴五山始峙而不動陵陽子明經曰闕景之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士贇曰】雲泉見四卷註漢書東方朔曰一當萬乘之主列仙傳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漢文帝時結草爲菴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時文帝好老子之道駕幸詣之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帝拜受畢失公所在時人因號河上公葛洪神仙傳壺公者不知其姓名費長房爲市掾時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常懸一空壺於坐上日入之後公輒轉足跳入壺中人莫知所在長房於樓上見之知其非常人也公知長房篤信語長房曰至暮無人時更

來長房如具言而往公曰𨜒見我跳入壺中時便隨我跳自當得入長房承言試爲展足不覺已入既入之後不復見壺但見樓觀五色重門閣道公左右侍者數十人公語長房曰我神仙人也天曹見謫暫還人間耳莊子曰滑介叔曰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又何惡焉漢郊祀志登遐倒景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沈約詩一舉凌倒景劉孝標論星虹樞電又見前

贈新平少年

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屈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一遭龍顏君囑咤從此興千金答漂母萬古共嗟稱而我竟何爲寒苦坐相仍長風入短袂兩手如懷冰故友不相恤新交寧見矜摧殘

檻中虎羈紲韝上鷹何時騰風雲搏擊中所能

【夢賚曰】韓信微時事見三卷註西征賦曰入函節於康介若四體之無骨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司馬遷書曰其次函體受辱阮嗣宗奏記曰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禮而下之者爲道存也漢高祖隆準龍顏張茂先詩挾纊如懷冰司馬遷曰猛虎在深山百獸震鷙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鮑明遠東武吟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說文韝臂衣也漢書韝形如韝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孫盛之補長沙太守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不劾盛與桓溫牋曰州遣從事觀察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中將似莊鳥溫得牋遣從事重按之贓私狼籍【夢賚曰】鮑照詩今我獨何爲埳壈懷百憂又猜恨坐相仍古樂府有苦寒行陸機詩長風萬里舉論語短右袂南史齊何點曰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淮南子置猨檻中與㹠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東漢二十八將傳咸能感會

風雲奮其智勇晉載記王猛隱于華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動

贈崔侍郎

長劒一杯酒男兒方寸心洛陽因劇孟託宿話胸襟但仰山嶽勢不知江海深長安復攜手再顧重千金

齊賢曰蜀志曹操獲徐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遂詣操劇孟事見三卷注盧子諒詩每憑山海庶覩高深詩高山仰止又攜手同行列女傳楚成王登臺夫人鄭子瞀不顧王曰顧吾與汝千金曹植詩一顧千金重士贇曰宋玉大言長劒耿介倚天外晉張翰曰不如即時一杯酒莊子方寸之地虛矣陸機豪士賦序積成山嶽桓譚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漢書李延年歌曰再顧傾人國

君

乃軒轅佐子叨翰墨林高風摧秀木虛彈落鷩
禽不取回舟興而來命駕尋【齊賢曰】軒轅黃常
名也楊雄長楊賦
序曰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
子墨客卿以諷陸士衡詩回芳薄高林晉王子
猷雪夜憶戴安道在剡自山陰乘小船詣之經
宿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曰本乘興而來興
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嵇康與呂安相善每思
則千里命駕【士贇曰】選婆娑翰林張景陽詩寄
辭翰墨林虛彈落鷩禽
是用更羸事見一卷註
扶搖應借力桃李願成
陰笑吐張儀舌愁爲莊舃吟誰憐明月夜腸斷
聽秋砧【齊賢曰】莊子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
里漢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張儀
舌見二卷注史陳軫傳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
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
人莊舃仕楚執珪有
頃而病楚王曰舃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

生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士贇曰劉向說苑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

走筆贈獨孤駙馬

都尉朝天躍馬歸香風吹人花亂飛銀鞍紫鞚照雲日左顧右盼生光輝齊賢曰王敦尚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桓温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漢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駙近也徐敬業詩汗馬躍銀鞍曹子建書左顧右盼謂若無人馬援據鞍顧盼以視可用士贇曰辛延年羽林郎詩銀鞍何煜爚華蓋空踟躕謝靈運詩曰雲日相輝映范雲詩曰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是時僕在金門裏待詔公車謁天子長揖蒙垂國士恩壯

心剖出酬知己晉賢曰揚雄解朝曰登金門上玉堂漢書東方朔上書待詔公車酈生長揖不拜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士贇曰漢書劉向待詔金馬門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又来央長樂皆有公車此太白敘述己事見本傳及詩敘史鄒陽書曰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史記豫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儻其公子重回顧何必侯嬴長抱關晉賢曰阮籍詩白日忽蹉跎謝靈運詩託身青雲上曹植詩此景不可攀江淹詩舟壑不可攀士贇曰魏公子無忌聞侯嬴賢親往迎之嬴謝曰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詳見三卷註

贈嵩山焦鍊師 幷序

嵩山有神人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

生於齊梁時其年貌可稱五六十常胎息絕

穀居少室廬游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

入東海登蓬萊竟莫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

室盡登三十六峯聞風有寄灑翰遙贈

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煙中有蓬海客宛疑麻

姑仙齊賢曰太室少室二山隷河南府鹿華事類云漢世有道士自外國將貝多子於嵩山下種之一年三花白色香美郭璞詩駕鴻乘紫煙蓬萊在東海中故日蓬海桓帝時神仙王方平降蔡經家令與麻姑相聞使還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還便親覲如此兩時間麻姑至先聞人馬簫鼓聲經家見之是好女年十九許十

贊曰郭璞詩中有一道士道在喧莫涤跡高想已緜時棄金

鵝蘂屢讀古菩篇八極恣遊憩九垓長周旋下瓢酌潁水舞鶴来伊川還歸東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松風鳴夜絃【齊賢曰】淮南子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許愼注八方之極也若士謂盧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司馬相如封禪書上暢九垓下泝八埏登封縣西京東南一百三十里有潁陽鎭舊潁陽縣鮑明遠有舞鶴賦伊陽縣在西京南一百六十里有伊闕鎭北山移文春蘿罷月【士贇曰】莊子道惡乎在左傳奉以周旋呂氏春秋日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水之陽逸士傳許由隱箕山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取飲飲訖掛於樹上相鶴經曰鶴復七年學舞又七年舞應節

潛光隱嵩嶽鍊魄栖雲幄霓裳何飄飄鳳吹轉綿邈【齊賢曰】嵩山爲中嶽楚詞青雲衣兮白霓裳丘希範詩馳道聞鳳吹【士贇曰】紫文靈

青修行二十四事有制七魄之法以七魄流洛遊走攝濁或交通血食往来鬼魅或共死尸相關或言人之罪欲人之敗皆魄之疾也其法每晦朔弦望及庚申日存鼻端有白炁漸大以冠身九重又變作四靈之獸匝繞一身呼呪如法則七魄制鍊矣曹植詩羅衣何飄飄何劭詩耶然心綿邈王逸楚詞註緜緜細微之思又曰邈遠也嵇康琴賦纚緜飄邈徵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之和鳴戲雲中

願同西王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士贇曰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閑居東方朔在側忽西王母至授帝以要笈紫書之文曲素訣辭長生紫書詳見二卷註

口號贈徵君鴻此公時被召士贇曰見前贈盧徵君題注

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齊賢曰東漢書梁鴻字伯鸞與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見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安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去適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廡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按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舍家之　於

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臥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

齊賢曰漢詔書皆封以武都紫泥東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云晚暮而震志愈篤

士贇曰魏志太祖謂毛价曰君有古人之風鮑照詩雲臥恣天行又姸容逐丹壑

上李邕

大鵬一日同風起摶摇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

時下來猶能皷却滄溟水時人見我恒殊調見

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

年少【齊賢曰】南史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孔子曰後生可畏孟子此之謂大丈夫【士贇曰】大鵬事見一卷註莊子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楚詞有宋玉大言賦北齊崔贍爲三恪議魏收讀訖笑而不言贍曰贍議若是當賛其所長若非當詰其不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前漢書絳灌之屬毀賈誼曰雒陽人年少披此篇似非太白之作今釐在卷末

贈張公洲革處士

列子居鄭圃不將衆庶分革侯遁南浦常恐楚

人聞抱甕灌秋蔬心閑遊天雲每將瓜田叟耕

種漢水濆時騰張公洲入獸不亂羣井無桔槔

事門絶刺繡文長揖二千石遠辭百里君斯爲
真隱者吾黨慕清芬【齊賢曰】張公卌在上元縣列子姓列名禦寇居鄭圃
四十年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南浦楚地唐萬州治南
淸縣乃三巴之地非此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
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用力甚寡而見功多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仰
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曰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
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
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司馬氏李氏注槔桔槔也
又曰孔子逃於大澤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史貨殖傳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漢書酈食其長
揖不拜漢志郡太守秩二千石後漢書郎官出宰百里論語吾黨之小子狂簡【士贇曰】陶潛詩

劭牛瓜田字鼓機文
賦詩非人之清芬云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九